

何新国学经典

何新 / 著

老子新解

宇宙之道

LAOZI XINJIE

对古代经典的全新诠释和博瞻考注
自由思想家的独立思考 and 可贵创见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何新国学经典

何新 / 著

老子新解

宇宙之道

LAOZI XINJIE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新解:宇宙之道 / 何新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639-1838-6

I. 老… II. 何… III. ①道家②老子 - 研究 IV. 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702 号

何新国学经典
老子新解——宇宙之道

何新 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100022 电话:(010)673923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 × 1020mm 1/16 13.5 印张 220 千字

ISBN 978-7-5639-1838-6

定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何新，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也是知名的政论家，并在研究之余从事中国画创作。一九四九年生于浙江，五岁迁居北京。青年时期曾从事农工、铸工、教师等职业。

一九七九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师。一九八〇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何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东方的复兴》、《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艺术现象的文化社会阐释》、《龙：神话与真相》、《何新集》、《谈龙》、《中国文化史新论》、《爱情与英雄》、《反思与挑战》、《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等。译著有《人性的探索》、《人生论》、《培根人生随笔》、《培根论人生》等。主编《开放丛书》及《中外文化知识词典》。

何新国学经典



《诸神的起源》



《易经新解——天行健》



《论语新解——思与行》

策 划：张 明
责任编辑：姜 山
特邀编辑：张 裔 文 欢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www.qwyh.com

新版序

老子的《道德经》，自汉以下失读。德，直也。正也，政也。道，导也。“道德经”，即“导政经”，由天道而导言政术之经也（详说见下文）。

我以此书提供对老子《道德经》文本的贯通性诠释。本书初版于 2002 年。此次新版，内容有所修订，改正了旧版中一些错字。

已经见到对拙著的一些观念及内容的剽袭之作。当代学界无耻，风尚如此，一笑而已。

何 新

2006 年 11 月 10 日

记于京华九龙居

序

1

“道德经”一名，古无达诂。

道字从首从走。首，甲金文字象人张口叙说，即今语“说”也，首、说一音之转。首古音与道近通。道，端、颠也，头也。道从寸（手、肘）^①，滋乳为导。导字象人之初生，首逆出即以手引产之形（《说文》记道之古文为“導”。道、導同源字）。因知“道”之本义，动词也，即導/导，导产之术曰“導”。引产之路曰“道”。又，導之省体即道。导而顺行之，“道”也。

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称自己的哲学方法为“引产术”。老子称自己的哲学为“道/导”。老子经中多见“玄牝”、“婴儿”、“玄牝之门”及“天下母”之文^②。老子认为，顺天而行，犹如引产之术，乃顺势引导之术，故曰导，曰道。战国文字道异体或从行、人作“衍”，象人行于四达之衢。然而天道或反出，或逆行。故在“道”这一词语的运用中，也综合着矛盾的语义。

德，其字根为“直”。金文作“𠄎”、“𠄎”、“𠄎”。从直，从行（省体作彳）。或从直从心。直者，治也。又，直，正也。直、正二字在上古汉语及文字中音义相通。正直、正视、正行、正心曰德^③。又值即循字，德、循乃同源字。循者，顺也。顺行即正行，即直行。逆行则为悖行，为“不值”。德之字根为“直”，即“正”。“政者，正也”（孔子），正者，纠正也。“正直”乃叠韵双声联绵词。德的本义就是正直。正借为政，直借为治，即政治，治理。老子之德经，即政治之经，治国之经也。

综上所述：从中国上古语言及文字之初义析论之，所谓道即导引，顺天道而行乃曰道，曰有道。正行、正心、正直、直行、中正不倚曰德。道是普遍性无所不贯

①寸者，肘也。以手执物曰“寸”。

②见第6章、第10章、第20章、第25章。

③“德”的概念亦有天文含义。古天文学认为，日之所行道曰“黄道”。黄道为天之中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汉书·天文志》）循中而行，曰“德”，失道而行则曰“不道”，则预兆有灾殃。

通的天道,德是人主行事之道,亦是君子自我内在的正直之性德。“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老子书之甲篇“道经”言天道,兼言治心修身之术;乙篇“德经”言政事及施政之术,即治人之道。这是《道德经》一名的正诂。

近人江泉《读子卮言》中有《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民莫由登大雅之堂。唯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端,演而为九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

司马谈论六家旨归:“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常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2

老子之所谓“道”,并不是一个抽象无实体的虚拟性概念。

道的观念的先型,是商周书中所谓“常”的观念。德的观念的先型,则是“行”与“循”的观念。传说尧舜时代的民谚:“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古谣谚》引帝载)日月之“常”,即“天道”;星辰之行序,即“循”与“天德”。

在汉语中,“道”有四种语义:

(1)天道;(2)道理;(3)道路;(4)言说(说道)。

道是道理,是道路,也是秩序。作为哲学本体论的“道”这个概念之发生,首先建立于一个前提,即确信宇宙中的万象虽然是变动不居的,而其运动服从于某种不变的秩序(即所谓“常”,常即不变者)。这种秩序好比一种固定的路径,这路径就是“道”。^①

由于万象之运行皆有“道”,且万物莫不服从于恒常不变的秩序(常),因此道,乃是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中的不变者。但这个秩序究竟是什么呢?这种秩序又是如何被观察和理解到的呢?

先秦道家所言之道,首先是天道(所谓道教,实际本义正是“天道教”)。战国楚地道家学派著作《鹖冠子·泰鸿》云:“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之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此言并见马王堆帛书《经法》)

^①《晋书·律历志》:“推考天路,步验日月。”所言天路,指日、月、五星运行轨道,亦即天道之本义。

老子曰：“不究于牖，以知天道。”（帛书）“不窥牖，见天道。”^①（通行本）究，稽，见也，计也。王充《论衡》：“夫天道自然也无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天道是指宇宙的秩序，即天体运行的周期性。古天文学认为，日行九道（曰“黄道”），月行九道（曰“白道”），五星运行亦各有其“道”（曰“黑/青道”）。

所谓天道，在古天文学的意义上，主要是指黄道，即日、月、行星在天空中有秩序运行的路径、轨道^②。由天道的概念，引申而又有“地道”、“人道”（女人的月事周期、人生的成长周期），进而形成了普遍性的“道”的哲学范畴。实际上，反映这种周期性认识的老子哲学之所谓“道”，与印度婆罗门之所谓“梵”，希腊哲学之所谓 logos，含义都是颇为相近的。

天体运行的周期性、规律性，《易经》称之为天道，天地之道，或“天则”、“天叙（序）”，《尚书·皋陶谟》称为“天秩”。

在天地的大自然环境中，有时序季节。天道或天地之道，都是讲天地现象的内在理序与轨则，所谓轨道或规道。

3

在大自然中，最直观的周期性首先是每日太阳的东升西落，其次是春夏秋冬。古代历法对“天道”的观察与记录，正是起源于对天文和自然现象周期性及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和认知。

太阳是人们所见到的最大最明亮的自然天体。它的一出一落造成了白昼和黑夜的循环交替以及季节的变换。根据太阳在每个朝夕的周期出没规律，人类产生了“日”的周期概念。太阳的朝出夕没，是由于地球的自转。而由于地球公转形成的周期性季节循环，就是“年”。这种周期就是“道”。

月亮是人们见到的仅次于太阳的明亮天体，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人们了解了月亮圆缺盈亏及其与太阳分、合关系的周期规律，于是又产生了“月”这个周期性的时间概念。这个周期中也有“道”。

“年”的概念是观察物候的周期建立的。年，季也。季字象人头顶禾之形。收禾之时，曰“季”，曰“年”。收禾每年一次。寒来暑往、草木枯荣、江河之冰封解冻、花开花落、燕去雁来等，根据物候的周期形成了上古的物候历。进而，依据长期“观象于天”（《易·系辞》），人们逐渐认知天体的周期规律，而发明了观

^①究、窥古音通，《史记·股本纪》九侯，《史记索隐》作鬼侯。九、鬼古音通。

^②黄道带包含了太阳的周年路径、月亮的周月路径，以及所有行星周游的路径。

象授时的天文历。

古人认为：“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理)者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法象莫大乎天地。”(《汉书·元帝纪》)。

《周髀算经》记“日复日为一日”，“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星为一岁”。小的周期是日、月、年，大的周期就是古人所谓“运”。道是一个动的概念。这种周期律的不变性，就是所谓“命”。正是从这种循环往复、变而不变的大自然周期性中，古人意识到了“天道”的存在。

孔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哀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日月运行未尝闭塞，天地似无为而万物并有，人人皆见，所以人贵天道，法自然。’”

“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顺之有德，逆之有殃。圣人能明其刑而虚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范子计然·内经》)

《礼记》云：“天道垂教，著于阴阳；圣人之德，著于礼乐。”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所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4

道的实质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道法自然”，德则是人业。

《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疏云：“圣人法天之至极而为德。”马王堆帛书逸书 454 行：“知天道曰圣。”(并见第 275 行)《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顺而相交，谓之德、道。”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德是社会契约。

“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

德即直也。直者，质也。德之本义即质。直中古音通，中即忠也。故德即忠。中者正也。中正即德。德者，循也，循，习也，风俗，习俗也。循即规范。植

规范于心谓之习,即德。私德来自修养,即修德。修德者,修“质”,修“直”,修正也。天之规范曰道,人之规范曰德(循),在人之心,曰德。

《左传》隐公三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近,弟敬,所谓六顺也。”顺者,循也,循者,德也。

《左传》僖公五年说:“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经·邶风·北风》郑笺:“事君无二志……忠之至。”忠君又往往与忠于国家社稷联系在一起。《左传》昭公元年:“将死不忘国,忠也。”襄公十四年:“将死不忘社稷,可不谓忠乎?”成公二年:“忠,社稷之固也。”文公元年、文公三年把清廉为官、不徇私舞弊、为国举贤等统统称为“忠”。

殷人尚“命”,周人尚“德”。命是必然,德是选择。“德”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尚书·盘庚》中有多处讲到“德”字,“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其意义都是指政德和人的德性。但是,由于殷人尚鬼,并不重视统治者的内在德性,直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赫赫扬扬的殷纣王,经牧野一战而尸分骨裂,“小邦周”的统治者在倒戈军士的欢呼声中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朝歌鹿台。

周朝统治者从殷亡周兴的现实变革中认识到,昊天上帝并不将它的钟爱一劳永逸地倾注给某个家族。周公教诫成王说“天棐忱”^①,“天畏棐忱”^②,“天不可信”^③,“天难忱斯,不易维王”^④。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不能无所作为地单靠天帝的恩赐维持统治。为了使天帝永远将钟爱倾注于周邦,必须以“敬德”讨它的欢心。由此,周公总结历史,提出“德”的概念,视之为决定政治成败的概念,发展为“君德”、“人德”的“德教”。德教的核心是“敬德保民”。德教只施之于君子,“唯君子有备,小人无德”。

通过“敬德保民”,使上天认可和保佑周人的统治权力。周人用“敬德”改造了殷人的“天命”。

5

“德”在周人那里是指贵族统治者的道德规范,但其基础则是一种历史观。

①《尚书·大诰》。

②《尚书·康诰》。

③《尚书·君奭》。

④《诗经·大雅·大明》。

周公认为,有德是取得天帝对地上统治权认可和得到小民拥护的最重要条件。他认为,殷人前期和中期的统治之所以比较稳固,就是因为殷的名王成汤、盘庚、武丁等德行高尚,使远者来、近者悦,上帝赐福,神人共庆。周人能够代殷而王,关键是“丕显文王”,德行淳厚,结果使上帝钟爱,小民敬畏。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①

“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②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③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④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⑤

相反,夏、殷所以丧失政权,主要原因就是夏桀和商纣“失德”,“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⑥。在周公眼里,有德和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天命虽然还是至高无上,但实际上,有德却成为天命的依据和前提。

6

班固说:道家是史官之学。中国上古之史官本起源于天官(天文之官)。史官是天道的观察者,也是人事的记录者。“史”字甲骨文为“𠄎”,从中、从又。中即钟铎,是报时颁令之器。令即“月令”(《礼记》),今人称作“月历”。又,右手也。史官司天之职,至汉代犹然。《后汉书·百官志》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史记索隐》曰:“案此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亦即天文之官。观天象、序历法,并附记人事以测天人之际,这就是作为“天官”的史官之职责。

史官之记事,亦由此而产生。一面观察天道,一面记录人事,正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太史公言)。

老子也是史官世家。所以老学主言天道,主张顺天道以行人事。“以虚无

①《尚书·酒诰》。

②《尚书·君奭》。

③《尚书·康诰》。

④《尚书·君奭》。

⑤⑥《尚书·召诰》。

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

许多人以为老子之“道术”就是“无为”,即“不为”,这是大谬不然的。鲁迅说:“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这是深刻之论。

鲁哀公元年,越将伐吴。范蠡对勾践讲了一篇关于天人关系的大道理,云: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天道盈而不溢,威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威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天。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

也就是说,天有其道,人必顺天,不顺“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这正是先秦道家关于天人关系的精义。

7

老子之道是自然秩序,其“无为”是自由放任主义。老子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道哲学的实质是顺导,是自由主义,即放任“看不见的手”。其控制模型是刺激、回应、调整的自调适目的主义。近代欧洲之自由主义,源于自然秩序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初始来自中国,即老子。人为秩序是礼,自然秩序是道,强制秩序是法。魁奈的重农主义,也是以道家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

毛泽东论老子曰:

“老子这部书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①

所谓唯心主义,即认为理念是宇宙之本体。老子哲学确实是理念(唯心)主义的。他认为道是本体。而所谓道,是精神的东西,信息的东西(“其中有精,其中有信”)。

贺昌群说:“然就实际政治言,老子乃最现实者。‘将欲掩之,必固张之’,‘将欲谋之,必姑与之’,可谓深观物理,历练人情之意,所以为兵谋权术之宗。曹操、司马懿之政,皆深有会于此旨。”老子与庄子不同。庄子之“无为”

^①马叙伦《老子校诂》1974年版前言引。

就是主张不为,而老子主张无为,则非不为也。对老子来说,“无为”只是术,“无不为”才是目的。

章太炎说:“老聃之书,称南面之术也。韩非解喻备矣,未及内心也。”^①毛泽东说老子书是“兵书”。晚周之际老氏家族中确有武将,老学中亦确有兵学。老子书中反对战争,但同时又在讲斗智,讲战略与谋略,讲政治艺术和用权之术,讲治国、治天下及取天下之术。老子也讲到道德的较量,勇气与力量(强、弱)的较量。道经讲大道,宇宙之通理。德经讲治术,执政治国之术,其中也包括用兵之术。所以,《老子》一书不仅是哲学之书,也是政治之书,是一部广义的兵书。

8

老子(李耳)之学,源于黄老之术。

黄,即黄帝。黄帝是神,即黄神。黄与光是同源字,二字古音义相通。黄帝即光帝,亦即大光明之神——太阳神^②。(炎帝也是神,炎的本义是电火,是雷电。炎帝乃是雷电之神和火神)黄帝被认为是天道的主持者。这个伟大称号,在上古史中曾被赋予一些伟大的首领,即作为人祖的黄帝。

老,即老彭。彭祖,乃楚族先祖之一,曾仕商任太史,以高寿著称,入周后曾任柱下史,传说历八百岁^③。彭祖因其高寿,或称“老氏”^④。先秦制度世官世守,故老氏之后世,入周仍为太史官。

黄帝之术即天道之术(天文之学),老彭所传之术又有长生之术,即医术及炼气炼形长寿之术(兼饮食益生之术)。因之所谓黄老之术,一是天文之术(黄术,即黄道、天道之术),二是长生不老之术(老彭术)。伊尹称黄尹。李平心说:伊尹即老彭。^⑤黄老之术,本乃兰(灵)台太史世习之学,至春秋之际传于楚人老氏之后,如老阳子、老莱子及老聃。再其后之传人则有李耳(太史儋)。

①章氏《检论》卷三。

②详参何新《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版。

③见《世本》。又见《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之曰彭祖。……楚其后也。”江氏《读子厄言》:“老子者,世为楚子,出古大彭国,为尧时彭祖之后,在殷时之祖曰彭铿,亦曰彭祖,故老聃亦称老彭。由尧时以迄于东周皆世为史官。亦旨沿袭老彭之名。”

④春秋以前即老氏,亦为楚族先祖。《世本》:颛氏有老童。《风俗通》:老氏,颛项子老童之后。老童氏世叙天地之竿黎氏,丁山说即楚先祖祝融(老童产重黎及吴国,吴国产陆终)。

⑤说详《李平心史论集》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老子其人的存在曾被认为是个谜。但综括分析关于老子及其学术各种歧异矛盾的传说,大体可以理出以下一种脉络。

《史记》老子传记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①。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方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按《史记·周本纪》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后幽王得褒姒,爱之……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此预言西周将灭之太史伯阳(伯阳父),似即“见周之衰乃遂去”之老子。老子为尹喜所传之书,即《道德经》。但值得注意者,此书乃有韵之格言歌谣体,显然经过精心编纂和润色。其理论实出自作为史官世家的老彭家族世传之学也。而近年于荆门出土的《老子》古简,则尚保持着较朴素的色彩,其篇幅、内容及体例与今本之《老子》多所不同。由此可知,老学的形成和传承,似乎并非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系统。《史记》记:

“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由此可见,到太史公司马迁的时代,关于老子的真相即已为一团迷雾。传承不同,遂有诸多异说。司马迁本着“多闻阙疑”的态度,以周老子即太史伯阳(李耳)为传主,同时兼记了太史儋的传说。太史儋,即老聃。聃、儋音通,又皆为周之太史,实亦老彭一族之后裔。所以太史公又疑老子(聃)与太史儋实即一人,长寿达二百余岁。后世甚至更有传说老子寿达一千岁者。

^①《水经·阴沟注》:“东南至沛,为涡水,涡水又东经苦县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为之为濂陵。又东经濂乡城南,经老子庙,东。又屈东,经相县故城南,相县虚荒,今属苦县,老子生于涡间。”濂乡即厉乡。曲涡即汉之曲仁里。《万始统谱》:“相,故殷城。”其地在宋陈之间,春秋后并入楚。汉代并入沛。

老彭至老僇,长寿千岁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老氏之族世为太史(主天道之官),传承在千年以上。则老子并非一人之名。换句话说,所谓“老子”与其认为是一个人,不如认为是一个老氏群体,一个世族,也是一个学派。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老子》古经何以版本歧出,以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战国古竹简本、汉初帛书本以及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形态为什么多所不同。我国台湾学者周次吉说:

“老子者,学派名也。以其修道而养寿,故曰‘老’。其学之者多未之显始名于后也,其偶见其名者,或曰耳,或曰僇、曰商氏、曰莱子云云,亦未详其本也,盖隐君子焉。史公特就较可稽考之李耳,为本传之骨干,参以文学奇特之笔,见隐逸之士缥缈之致。”

此说较之对太史公时代即已缥缈难稽的传说人物老子,根据种种不实之说,而硬要予以考实的一些妄议,应当是更为平实而独具见地的。

10

总之,黄老之学传于上古,至晚周主系传于太史伯阳及老聃(聃、鼂通,即龙也)。^①老子又号称李耳,“李耳”乃是楚方言中老虎之名,龙虎上古本可通名,应即老彭氏世族所宗之图腾)。

老氏世任商周之史官,传习天道、治国及养生之术。至老聃亦尝任史官及兰台之官,或曾为孔子之师,并授天道于孔子。

《老子》一书内容,春秋甚至春秋前已存在,本为史家所辑兵政及养生格言及故谚。至战国后为老氏之徒(老聃、老莱子等)所纂辑扩充^②,编成一部系统著作。而太史伯阳(又称伯阳父,父者,老也。)处周之末世,知天下将大乱而避世出走。至函谷关为尹喜所拘。尹喜可能早闻此书,强命伯阳为之传记,于是传讲其家学秘诀即今本《道德经》。今本《老子》中多战国时观念及语言,因此最后成书,应在战国之际。

《史记》李隐引《封纬》:“风后,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意。”

关于老子其人及其书,传说中所大略可知可信者似即如此。

老子一族出于商周世袭之史官贵族。老子学说主要是代表世卿世禄的

^①说详见何新《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新版。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孔子言:“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②老子书中有战国时言,如“万乘之主”(26章),“王侯”(32、37章),“圣人”(即神人、真人,5、28章)等。又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75章)等。